



一江碧水向东流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
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渔村新生 铺垭风景变“钱景”

□ 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星 文/图

长江静如练，碧波倒映着蓊郁的中山杉。忽地，几只白鹭飞出杉林，掠过江面，鸣叫声清脆欢快。

65岁的村民刘国芳站在滨江长廊的观景台上，手扶木栏望向长江消落带，话里满是感慨：“前些年，这儿一脚下去，烂泥能没过膝盖，哪能想到变成现在这般美景。”

刘国芳眼前的这片景致，正是重庆市万州区大周镇铺垭村的新生模样。

这个长江边的移民村，昔日荒芜的消落带，已被上连绵的绿装；曾经靠江吃江的渔民，已经吃上“风光饭”。

从捕鱼撒网到迎客卖鱼，从向自然索取到与生态共生……以生态保护作笔，铺垭村的故事，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荒岸披绿

秋日的铺垭村，朝阳洒在江面，泛起粼粼金光。中山杉随风轻摇，民宿白墙灰瓦错落有致，游客漫步在滨江长廊，悠然自得。

一大早，冯春泉就扛着锄头往江边走去。这位村里的老渔民如今有了新身份——护林员。

他蹲在一棵中山杉下，手掌抚摸着树干纹路，转头笑了笑：“从前这地方，芭茅长得比人还高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除了捕鱼的，没人愿意来。”

在冯春泉家的墙角，至今还堆着半人高的旧渔网。“那网跟着我走南闯北好些年，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，它说没用就真没用了。”冯春泉的嗓门不由抬高，像是想起当年的心慌和迷茫，“靠水吃水的人，靠啥活？”

这迷茫，曾弥散在整个村庄。渔民的生计之困与江岸的生态之困，都亟待破局。村庄的困局，藏在长江水位的消落之间。铺垭村党支部书记赖登华站在175米水位线标识旁，指着宽阔的江滩解释道：“这4.8公里江岸，近半年是消落期，裸露的滩涂像溃烂的疤痕，看着就揪心。”

转机始于2021年。万州区人民法院在铺垭村建立环境司法保护示范林基地，让违法者变为植树人，通过认捐中山杉、



中山杉在铺垭村的江岸扎根生长



铺垭村露营地

参与义务种植，既修复消落带生态，也为村庄添绿。

2万余株中山杉，从此在168米至175米水位线之间的消落带上扎下了根，形成一片蔚然可观的“水中森林”。

“第一批树苗运来时，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，既有好奇，更有期盼。”赖登华记忆犹新。

树一天天长高，改变悄然发生：根系锁住消落带的泥土，涨水时树干在碧波里轻摇；退水后，林间洼地积着浅水，变成小鱼苗的游乐场。

不知不觉，这片新生的“水中森林”不仅修复了生态，更成为江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2022年秋天，大批游客慕名而来，对着杉林连连惊叹，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。

冯春泉远远看着，忽然明白：原来这绿比渔网还金贵——渔网网住的是鱼，而这绿网住的是长远日子。

碧水生金

绿，改换了江岸，生出了风景，更引来了人。村民的思路一下子活络起来：卖鱼不如卖风光！

大周镇乘势而上，借着生态修复的契

机，在江岸“绣”起风景——十里滨江长廊串联起日月广场、抚琴广场、古红橘种植园，生态公园与环境司法保护示范林相依，一条“科教亲子”旅游线路逐步成形。

“你看这段长廊，我们特意设计了亲水平台。”大周镇党委书记周建红展开规划图，“我们要的就是‘一里一景一画卷’，让游客步步见景，如行画中。”

规划在纸上，变化在脚下。2022年底，水利部三峡后续项目再度赋能：3000平方米的移民文化中心拔地而起，儿童游乐区装上滑梯、秋千，节点处添设小花坛。原本单调的江岸，一下子生动起来。

变化不只停留在风景里，更悄然发生在村民的院落。

村民张德才家的房子位于长廊入口处。去年，他把老屋彻底翻新：地砖锃亮，墙面雪白，老橘子树围上了木栅栏。

“村里跟公园似的，我家也得跟上节奏。”张德才指着屋内的新桌椅，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笑意，“游客看着舒服，自己住着也舒心，这才是过日子。”

光有景留不住人，铺垭村还积极引入多元业态。2023年，铺垭露营地破土动工，25个露营平台沿江铺开。同年，铺垭老街的“铺垭印象”民宿群启动建设，通过

盘活村民闲置房，打造具有巴渝风貌的特色示范点。目前，已改扩建25栋房屋，有房间100间，可同时接待350余人。

如今走在铺垭村，江风里带着草木清香、烧烤焦香和茶香。江水成了“会呼吸的风景线”，把“生态变现”的路铺得更稳、更宽。

渔歌新唱

生态变现，关键是留住人、引来财。秋意渐浓，铺垭露营地又热闹起来，帐篷如彩色的贝壳散落在草坪间。

基地负责人郎建军忙得额角沁汗：“周末一天能来上千人。今年春季就接待了1.6万人次。我们正准备推出柴火鸡、自助灶台等体验项目，让人来了就不想走。”

不远处的“橘颂”民宿里，冉光连系着围裙穿梭于厨房与餐厅之间。“现在每天平均接待五六十人，周末更是平时的三倍多。”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道。

冉光连是村里最早返乡开办民宿的那批村民之一。2023年改造老屋时，家人都不理解，甚至说她“疯了”。如今每到周末客房就爆满，大家都感慨：“守着绿水青山吃‘旅游饭’，心里踏实，日子更有奔头。”

古村新韵 凤凰茶香飘世界

□ 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记者 应凤林 文/图

晨光熹微，白雾如纱。

海拔千米的山峦之巅，重庆市万州区太安镇凤凰社区的葱葱茶山上，每一片茶叶都挂着晶莹的露珠，仿佛整座山都在呼吸。

60多岁的熊长寿踩着露水巡查茶园，指尖抚过茶树刚修剪完的新鲜切口，眼里满是笑意：“这3000亩茶园，是咱们村里真正的宝贝。”

这片隐于高山的茶园，蕴藏着千年茶韵。茶农们世代守护的“老茶梁”，曾是唐代贡茶的产地。

然而，大山的阻隔、技术的滞后、销路的困局，曾给茶山蒙上一层愁绪：亩产收入不足千元，茶香里浸满生活的苦涩。

如今，欧盟标准有机茶质量认证让茶叶身价翻番，村民手持股权证享受分红，在家门口一年就能挣2万多元。

千年茶山，重焕生机。

从“苦涩茶田”到“黄金茶园”，从“空心村落”到“全国最美休闲乡村”，凤凰社区以生态为基、文化铸魂、改革助力，让茶香漂洋过海，更飘进老百姓越来越甜的日子里。

古茶新香

初秋的凤凰社区，漫山翠色如碎玉倾泻，层叠的茶垄顺山势铺展，宛若巨幅绿毯。“老茶梁”遗址旁，几株古茶树依然吐露新绿，粗糙枝干爬满青苔，静静诉说着唐代贡茶的往日风华。

“小时候听老人说，这些茶树下的泥土都沁着茶香。”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晓波轻抚苍老枝干，仿佛触摸到旧日时光。

记忆中的茶香里，也曾浸满苦涩。1997年，集体茶厂改制后，茶农们虽守着“老茶梁”这块金字招牌，却因技术落后，销路狭窄，亩产收入始终不足千元。

“施化肥怕烧苗，打农药怕超标，最发愁的是采下来还卖不上价。”村民李德兵接过话茬回忆道，“2015年，我家两亩茶园仅收入1800元，远不如外出打零工。”

转机始于2016年。那年，凤凰社区获评中国传统村落，依托这一文化品牌优势，



连绵成片的凤凰茶山



茶乡的茶受到市民青睐

在太安镇党委政府推动下，社区引进玖风旅游公司，共同开启茶园的“有机革命”。“刚开始很多人有顾虑。不用化肥怎么长茶叶？不打农药还不被虫子吃光？”太安镇党委书记胡贵指着眼前的茶园说，“镇干部们带着村民一次次到外地有机茶园考察学习，算生态账、长远账——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，只要获得欧盟标准有机茶质量认证，一公斤茶可多卖400元。”

观念转，行动变。村民从怀疑到尝试，从尝试到信服。茶园也跟着气象一新：生态防控设施遍布茶垄，灌溉管道沿山蜿蜒，水珠轻落，润土无声。

2019年，欧盟标准有机茶质量认证通过，茶叶身价倍增——“老茶梁”三峡银针每公斤售价达数千元，依然供不应求。

“我们出口的茶以夏秋茶为主。如果只采一季春茶，亩产值约1万元，加上夏秋茶，能提高到2.8万元以上。”说话间，茶园管理员谭坤林指尖轻抬，掐下一片标准的一芽一叶。

如今，茶园一年可采收4至5次，生产期从4月一直延续至11月。

古村新貌

踏着青石板路走进凤凰社区，脚步声

回荡在清晨的宁静中，惊起墙缝间栖息的麻雀。

丁家箭楼的夯土墙在阳光下泛着暖光，几位老人坐在墙根下的石凳上闲话家常，手边的茶杯里飘着缕缕茶香。

这座始建于清代的防御建筑，曾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。如今通过“修旧如旧”重焕新生，成了游客打卡的热门地。

“你看这木窗雕花，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，和百年前一模一样。”守楼人李建国用抹布擦拭窗棂，指尖摩挲着雕花凹槽，语气里溢满自豪。

李德兵的农家乐就开在箭楼旁。门口木牌上用红漆写着“茶香土鳝鱼”“茶叶蛋”，都是客人点单时点得最多的招牌菜。

“游客来采茶、制茶，手上沾着茶香，中午在我家吃饭，晚上住民宿。”李德兵翻着记账本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“今年营业额预计破50万元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

村里的改变，远不止这些。污水管网入户，旱厕改成生态卫生间，屋前屋后的篱笆都是用茶树枝条精心编织而成。风一吹，还能闻到淡淡的茶香。

“以前村里是土路，走一趟满脚泥，裤脚总沾着土疙瘩。”刚摘菜回来的村民魏太云，笑着拍了拍干干净净的鞋底，“现在

换成平整的石板路，走再多路也不沾灰，城里亲戚来了都说比他们小区还干净，住下就舍不得走。”

这座浸在茶香里的古村，如今已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，还入选“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”。山间的“千层梯田”成了摄影爱好者扎堆拍摄的胜地，“中国美丽田园”“全国最美休闲乡村”等“国字号”荣誉接踵而至。

2024年，10.86万人次游客带来1657万元旅游收入，21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。

古韵新章

茶山上，日影西斜，拉长了茶树的影子。62岁的魏光华坐在石头上，仔细数着这个月的工钱，皱纹里都透着笑意：“老了还能在家门口挣钱，给儿女减轻负担。”

这份底气，来自“三变”改革。凤凰社区通过清产核资，将茶园、林地量化折股，家家户户都领到了股权证。

“去年分了3000多元，今年茶叶行情好，估计能拿得更多。”村民谭文星翻着股权证，越说越振奋，“村里14个合股联营主体、23个新型集体经济组织，真正让资

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成为现实。”

改革红利沿股权链流入千家万户：景区内33户闲置农房入股改建民宿，每户年均分红2500元；“茶乡人家”项目带动16户脱贫户搭上发展快车，不仅优先参与茶园管护、景区服务，每年还能领取1200元产业分红。

村民孙光荣的两亩晚熟李子林就种在茶园不远处，枝头的李子红得发亮。这几年茶园游客多了，他家的李子也成了“抢手货”——10元一公斤，一天能卖200多元。

“这‘旅游饭’真香。”孙光荣顺手拿起一颗李子，用衣角擦了擦递过来，“尝尝，都是沾了茶树的光，来的人多了，果子根本不够卖。”

看着村民们的笑脸，李晓波深有感触。他站在观景台上，望着这片重焕生机的土地说道：“保护不是圈起来当标本，发展不是砍古树建高楼。凤凰社区要走的路，就是让绿水青山永在，让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。”

远方的茶园里，余晖落在茶尖上，镀上一层金边。清风拂过，捎着千年的茶香，也捎着新时代的希望，在山谷间久久回旋。